

红颜薄命

弗·埃·西伦佩著



二十世纪外国文学丛

345

LP

X534
XLP

47.345

XLP

[芬兰] 弗·埃·西伦佩 著

红颜薄命

——少女细丽亚

余木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F. E. Sillanpää

SILJA

本书根据 Putnam, London 1939 年版英译本 *FALLEN
ASLEEP WHILE YOUNG* 转译

《二十世纪外国文学丛书》选收本世纪世界文坛上影响较大的优秀作品，暂定二百种。通过这些作品，读者可以了解二十世纪历史的变化、社会思想的演进以及各国文学本身的继承和发展。这套丛书的选题由外国文学出版社和上海译文出版社共同研究制订，并分别负责编辑出版工作。

红 颜 薄 命

【芬兰】弗·埃·西伦佩 著

余 杰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延安中路 955 弄 14 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百科排版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9.875 插页 5 字数 218,000

1992 年 1 月第 1 版 1992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0,001—7,000 册

ISBN 7-5327-1113-7/I·624

定价：4.35 元

(沪)新登字 111 号

引 子

在施洗约翰节^①后一个星期左右，夏日依然清新凉爽，年轻美丽的农家姑娘细丽亚却溘然与世长辞，考虑到她生前的身份地位，应当说，她死得相当体面。因为尽管她父母双亡，举目无亲，无依无靠，只得替人帮佣，尽管有一个时期她不得不靠别人照料，但是至少她并没有沦落到沿门托钵的地步。她的一生是清白的。在细丽亚帮工的基里卡农庄，有一间小小的房间紧挨着浴室，东家让生病的细丽亚在那儿栖身，并且把她的伙食送到那儿去。食物少得可怜是理所当然的，因为她根本吃不下。基里卡一家对于雇工这种人道主义的照顾，绝不是出于什么特别的善心，而只可说是万般无奈。总的看来，基里卡农庄经营不善，也许他们念念不忘的倒是细丽亚的一点儿积蓄。无论如何，细丽亚还有不少上好的衣服，这些衣服理所当然地要成为养活她的东家的所有物，农庄的女主人早就喜欢向细丽亚借衣服穿了。

在生活习惯上，细丽亚和她的父亲是一脉相承，特别爱清洁。她把那个破败的小房间收拾得干干净净。透过那扇摇摇晃

^① 每年六月二十四日为施洗约翰节。

晃的窗户，常常传出阵阵轻微的咳嗽声，远在大院的草地上也能听见。基里卡一家面色发黄的孩子总是在大院中嬉戏，消磨一天的时光。那年夏天，正是由于孩子们的游戏，连同草地和鲜花，才使基里卡农庄的大院里显得有点儿生气。

在这间小小的房间里，在临死以前的一段时期中，细丽亚尽情地享受了孤独的情趣，因为与其他肺结核病人相比，她的心情始终都很开朗，所以这年春季对她那或多或少有点兴奋的爱情来说，孤独倒是一帖极好的镇静剂。作为人来说，她确是孤独的，不过她也真有不少同情她的朋友，尽管默然无言，却肝胆相照。这间还算有点儿阳光的小房间和隔壁浴室屋檐下营巢筑窝的呢喃燕子，给她提供了美好的直觉和极妙的素材，让她编织光明和幸福的美梦。直到她弥留的时刻，她始终没有产生可怕的死亡的幻觉。的确，她很难想象生前经常听说的死亡如今竟会降临到她的身上。死神来临的时候，正是她那环境给予她无法用语言形容的快乐处于最感人、最美妙的时刻。早晨，还不到五点，旭日的霞光四射，燕子披上了金装，这时死神降临了。这新的一天碰巧是星期天，一清早，四下里仍然保持着星期天的宁静。

从死亡的瞬间可以看出，人生犹如白驹过隙，一场恶梦，犹如一种引人哀思的象征。细丽亚死的时候才二十二岁，她出生在北方，离这儿二十来英里，但是她生前总是往南方迁徙。当死亡在临终者附近的上空徘徊一阵后，它总是象变魔术一般突然从无形的幻象中出现，这种现象使一切无实质意义的生命特征都黯然隐去，人们在那一刻看到的是：尽管人类的命运千差万别，但是无论贫贱或高贵，实际上是不分轩輊的。当然，星期天一大早，谁也没有特别去留意这位少女的遗容，因而也就没有什么。

么要排遣的悲伤了。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在大家的心目中，随着她的成长，她越来越出落得修短合度，容颜绝世了。她那冰清玉洁的肌肤柔韧而又坚实，假如她的情人把耳朵贴近她的胸脯，就能听见她的心脏怦怦的跳动声，而他探寻的眼睛，也能立刻捕捉住她那闪光的双眸。生前，她未能从容地带着微笑走完人生的旅途。眼下她的遗体躺在基里卡农庄的浴室里，关于她的一切，大部分都是微不足道的，但也有使人感兴趣的地方。

的确，在细丽亚的有生之年，可以模模糊糊地看到变故迭起，命运之神过早地把这个行将灭绝的家族的气数放到新的基础之上，从而加速了它的最后覆灭。如果值得一提的话，细丽亚是这个家族中的最后一个人。这样一个不见经传的家族的消亡并没有引起世人的注意，不过贫寒人家和名门望族在消亡的过程中其可悲的、主要的特征是不相上下的。

目 次

引 子.....	1
父 亲 篇.....	1
第 一 章.....	3
第 二 章.....	35
第 三 章.....	42
第 四 章.....	58
第 五 章.....	81
第 六 章.....	85
第 七 章.....	90
第 八 章.....	102
第 九 章.....	108
女 儿 篇.....	123
第 十 章.....	125
第十一章.....	137
第十二章.....	141
第十三章.....	156
第十四章.....	173
第十五章.....	191

第十六章.....	196
第十七章.....	207
第十八章.....	225
第十九章.....	237
第二十章.....	253
第二十一章.....	258
第二十二章.....	272
第二十三章.....	289
译后记.....	307

父 亲 篇

第一章

那年夏天的一个早晨，孤苦伶仃的细丽亚去世了，这可以看作是三十年来由一连串事件组成的链节的中断，追本溯源，那时候细丽亚的父亲古斯特继承了塞梅勒斯农庄。虽然这不是一个大农庄，但是远在人们有记忆之前，最起码从有教区记录的一七四九年开始，这个农庄就归塞梅勒斯家族所有了，这是人所共知的事实。尽管早年农庄主人的声望理所当然地被人们淡忘了，但是在这儿小小的农村社会中，历年以来，塞梅勒斯农庄的多数主人可以说是最奉公守法的居民。在古斯特的父亲的治理下，家庭的经济实力蒸蒸日上，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境地。家累千金是在不知不觉间完成的。关于这家人如何发家致富的谣传，无论是好的是坏的，都缺乏事实根据。但是对于贫寒的劳动者来说，塞梅勒斯农庄山墙上的窗户永远是骄傲和高贵的象征，即使是在下面这件事上，也有其特殊受人尊敬的地方，那就是古斯特的父亲只生一个儿子，独子似乎可以发奋图强。小古斯特整个幼儿时期不受任何约束，为所欲为。他把整个农庄看作一个巨大的游乐场，在闲逛、唱歌、欢乐中进入少年时代。他对“塞梅勒斯少东家”，以及诸如此类的赞誉之词耳软心活，尽管是小小的年纪，也在思考这些言辞的含义。父母言行一致的高尚品德对于他

是一种潜移默化的身教，从没有听见主人或者女主人训诫过他，更不用说惩罚他了。他渐渐成长为一个身材高大、笑容可掬的青年。他那稍为鹰钩的鼻子象父亲，眼睛和头发的色调象母亲。

毫无疑问，父母默默地望子成龙，不过他们当然从没有向他透露过这种心愿。当话题转入为人处世的时候，母亲往往想把她的观点灌输给孩子，但这种企图总是在心平气和的争论、或者诙谐戏谑中告一结束，这种瞬间的表现，显示了母爱的深厚。母亲的感觉是，这孩子的言行举止都象她本人，父亲把这一切都看在眼里，心头掠过阵阵暖流。在这孩子的思想中已形成两个认识核心，他的禀性品德也因此而形成。一是他不习惯倾听那种他还未意识到的关于荣誉体面、公正诚实的字眼儿；二是他强烈地感到，塞梅勒斯农庄似乎将与世永存，超然物外，农庄里所发生的一切如同人们的呼吸那样自然，是农庄在支配着人，而不是人在支配农庄。

小古斯特就这样长大成人，他经历了两次变故，首先是母亲的去世，不久以后，父亲又溘然长逝。母亲是在冰雪消融的早春亡故的，父亲在同年秋天离去。

母亲一死，古斯特立刻就感觉到塞梅勒斯农庄的生活第一次经历了一次强烈的震撼，他也意识到生活已经无可挽回地朝新的道路前进，不大可能再走回头路了。他说不上这种变化究竟是好是坏。苏醒的明媚的春光，伤逝的沉重心情，迷惘的生活变化，所有这一切都交织在一起，生活将把他引向何方？很显然，眼下并不是人死了就一了百了了，活着的人即使生活在阳光之下，也远非昔日可比了。

这是一个不寻常的夏天。古斯特从草原牧马回来，在常见

的满天晚霞的辉映中，他深情地看着家宅，突然他郁郁不乐地打了个寒噤：他竟忘了父亲还生活在这儿，仍旧活在人间。当他站在牧场大门那儿的时候，前来迎接他的仿佛是已经有了灵性的孤独……年轻的厨娘茜玛坐在门廊的台阶上，梦幻似地凝望着天际。一件事往往会走入极端。雇工们正在吃晚饭，这位年轻的姑娘在一旁照料，看看饭桌上还缺少点什么。从表面看来，一百个生气勃勃的夏天的傍晚，犹如一百张彩票，其中必有一张头奖。中奖时大吃一惊，犹如就寝时的惊雷，动人心魄。古斯特不得不走很长一段路，径直穿过大院，朝坐在门廊台阶上的姑娘走去。姑娘原可以站起来，一如往日那样慢条斯理地走进屋去。但是她没有这样做。她平静地坐在那儿，脸上露出感人的忧伤，她那有点儿迷惘的目光似乎想引起早晚见面的少爷的注意。对于失去母亲的年轻主人来说，姑娘的神情和眼色是迷人的。他得把缰绳挂到门廊的墙壁上，而姑娘就坐在那堵墙壁下面。他伸长身子，在姑娘肩膀上方把缰绳挂上去……在那个夏天的傍晚，在门廊那儿，茜玛和古斯特命中注定要成为一对情侣，生儿育女。抹煞或者忽视这天傍晚的事实是不可能的。

恰恰相反，那个时刻所产生的影响是深远的，而且从一开始这种影响就渗透到各个方面。不久，老古斯特就注意到事实的真相了。他竭力想视而不见，但是他们那种刚刚萌发的爱情虽然还没有导致任何行动，却以它那特有的悸动，微微震撼着这个家。这对恋人一言一行都脉脉含情，即使是在沉默的时候也如此。在这方面，浅吟低唱和高声叫喊具有同样的力量。不过塞梅勒斯老主人一时不可能对他本性中所深痛恶绝的事情有简单而清醒的认识。所以，眼下他主要是沉思老妻去世以后农庄的处境和生活因此而受影响的深度，沉思多少损失是无可挽回的，

而哪些又可以用特殊的方式加以补救……当塞梅勒斯农庄的老主人发觉，这种沉思冥想的结果只是使他在所有不愉快的繁枝细节中看到了最不愉快的事时，他感到一阵刺痛：这姑娘只是一个贫穷的女仆。“不，我不是这个意思，”他对自己说。在他看来，贫寒出身反而可以赋予她某种完全不同的、高贵的品质。但是老人在这类微小的、常发生的事情中，意识到别的事将会发生，首先他将变成大家轻蔑嘲弄的对象。在不知不觉之间，他迷失了往日熟悉的道路，如今他脚下的土地已经不可靠了。假如是这种情况的话，那将是悬崖勒马的时候了——如果能够回头是岸的话。

老主人突然醒悟过来，自打老妻去世以后，农庄上的事务一件也没有安排。长此以往，如何得了？唉，就仿佛农庄上已经不需要她了，所以她在春天去世了。老主人在他的房间里沉吟不语，与此同时，他也产生了一种不情愿的想法：此时此刻大自然正以某种作弄人的力量使两颗清白无罪的心怦然跳动。既然这两颗心是天真无邪的，那末这种刚刚降临的命运对他们就未免太残酷了。老主人心事重重地凝望着八月暗黑色的赤杨树和庄稼收割以后的田野。得把玛尔塔请来。说不定她能以新的措施来稍稍改变一下遭受变故后的境遇。

老主人给妹妹写了封信，当天傍晚就出去邮寄。他在邮局收到一张请柬，请他参加三个教区以外的一处婚礼。他在暮色苍茫中回到家里，在谈到婚礼时，他对古斯特说：“我想，你得去一趟，我的这副老骨头不中用啦。”

古斯特实际上是兴高采烈地答应了。参加这样一次喜筵对他来说实在是件轻松愉快的差使。古斯特临走时，父与子的目光里都流露出充分的自信，到了目的地，古斯特·塞梅勒斯成了一

位聪明机灵、英俊大方的贵宾。

参加这次婚礼，古斯特的心情特别舒畅。在离家外出期间，他心头所积聚的幸福感并没有消散，他觉得这种感情溢满心间，而且在回程的最后一段路上，从头到尾他都感到心旷神怡。幸福感伴着他踏上一段下坡的路，远处也看不见有什么困难显现，他的运气的确不错，因为行至大路拐弯处的时候，从路边的农舍里笨手笨脚地走出来一位妇女，她甚至更加笨嘴拙舌地跟他攀谈起来。古斯特平心静气地从她的口中得知一件又一件事情，因为在那个美好的傍晚参加婚礼回来，自然用不着急急忙忙赶回家。老主人的妹妹已经来到农庄操持家务，而且，她来了就说，如果让她当家作主，那末家里就没有必要留两个女人。再说，她来到的当天就向茜玛挑衅，因此，老主人便婉转地告诉茜玛另谋高就。所以眼下茜玛已经回到偏僻林区自己的家里了。

“是那样么？好吧，那末再见，再见，再见。”

古斯特一直走到看不见农舍的地方，才想起刚才听到的消息。他并没有转身往后看，因而也没有看见那个农的小姑娘蹑手蹑脚地跟在他的后面。由于他转身沿着林区的道路走去，因而他再一次离家越来越远了。他一直走到通往茜玛居住的小木屋的小路上，才在路边坐下来歇口气，并仔细玩味起自己的心情。这几天他的心情太舒畅太轻松了，这会儿才真正清醒过来。他向四下里望去，到处都是森林里的树木。此刻在他心里，什么都想到了，唯独没有想到目前或将来治家的措施。参加婚礼以后的倦意，很容易使他想起童年时代欢乐的气氛，对于那时的情景，他总是记忆犹新。他和茜玛是青梅竹马时的伙伴——他觉得自己真象是从一个更遥远的地方回来似的，比这次举行婚礼

的地方要远得多。宁静而温暖的气候给逐渐降临的苍茫暮色平添了一种让人满足和从容的气氛。今夜的某个时候，在他回到塞梅勒斯农庄和自己的卧室以前，他将要度过一段很长的时间。对于一个孩子来说，期待的时间似乎既缓慢，又甜蜜。对于一个青年来说，自己的房间是可爱的，因为它总是一相情愿地等待他。

小木屋遥遥在望的时候，他激动得几乎感到窒息。这难道不是夏季里普普通通的一天么？难道不是近来司空见惯的一天么？塞梅勒斯农庄的继承人身穿礼服，现在到这儿来散步不是很平常么？这条道儿，还有小木屋的门柱，似乎都以惊讶的目光看着这位渐渐走近的客人，但是小木屋的女主人却露出某种不出所料的快乐，她的脸上闪出光彩，和刚才路边那位妇女眼睛的神采一模一样。幸而茜玛不在家。

“在回家的路上，我听说茜玛已经离开我们家了，所以我来看看她。”

“我们也知道，一个槽上不能拴两头驴。”茜玛的母亲不慌不忙地张罗着，为客人准备咖啡。

“看来，茜玛不在家，是吗？”

“哟，就是让你白跑一趟又怎么样？”

“她到那边的面包房去了，”茜玛的小妹妹突然说。

古斯特走下台阶时，心里觉得他访问的是一位心怀妒意的邻居。他面带笑容，步态稳健地穿过大院朝面包房走去。

面包房是一所破旧的小屋，从它的窗户望出去，看不见什么景致，能看到的只是为蛇麻草^①攀附而支的排排杆子，杆子的中

① 一种长得很高的攀缘植物，所结之果可用于制作啤酒。

间是田野和湖泊。房屋的周围再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了。在这座天花板很低的房子里，古斯特在一片暗绿色的微光中找到了茜玛。茜玛还是和坐在塞梅勒斯农庄门廊上的时候一样，不过也有不一样的地方。姑娘在这儿神态自如，不会由于恐惧而局促不安，那种赎罪似的羞愧感，在这儿却变成了欢乐的情绪。在这次相见以前，他们之间的爱情既没有卿卿我我的私语，也没有花前月下的约会，只是在这天夜里，他们才领略了爱情的真谛。

古斯特·塞梅勒斯——以后是细丽亚的父亲——面带微笑，走过了人生的条条道路。

打那以后，又过了十来年，岁月使许多诸如此类的事情都被遗忘了，特别是后来，塞梅勒斯农庄变故迭起，在这儿如同其它地方一样，所发生的变故是非同小可的，是和农庄的兴衰、财产的得失息息相关的。

不过在那年的秋天，对于一般老百姓的感情来说是够痛苦的。在他们有限的天地中，他们酷爱传统的风俗习惯。说实话，如果不牵涉到出身、财产、奴仆这一类的问题，这种事情就没有什么不寻常。住在木屋里的妇女们差不多总是苦于缺乏用适当的语言来描绘她们的这种遭遇。在她们的潜意识中，这种事情使她们觉得不快、惶惑和困扰。假如一位农庄主有个浪荡成性的儿子，趁黑夜摸到一位佃农闺女的床上，暗渡陈仓，那么，这就会在偏僻林区变成骇人听闻的大事。不过这倒用不着为那个闺女杞人忧天，因为她可以向对方提出控告，要求为孩子提供一笔赡养费。假如一切顺利的话，农庄主可以付出一笔巨款，以免家丑外扬。但是那种处理问题的方式，不是古斯特的人生哲学。在这种事情上，女人的天性是烦人的。不过，这种风气很久以前就